宋史

百四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四　宋史三百六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岳飛 子雲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世力農父和能節食以濟饑者有耕侵其地割而與之貰其財者不責償飛生時有大禽若鵠飛鳴室上因以爲名未彌月河決内黄水暴至母姚抱飛坐甕中衝濤及岸得免人異之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吴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

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家父義之曰汝爲時用其徇國死義乎宣和四年真定宣撫劉韐募敢戰士飛應募相有劇賊陶俊賈進和飛請百騎滅之遣卒僞爲商入賊境賊掠以充部伍飛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出戰飛陽北賊來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進和以歸康王至相飛因劉浩見命招賊吉倩倩以衆三百八十人降補承信郎以鐵騎三百往李固渡嘗敵敗之從浩解東京圍與敵相持於滑南領百騎習兵河上敵猝至飛麾其徒曰敵雖衆未知吾虛實當及其未定擊之乃

獨馳迎敵有梟將舞刀而前飛斬之敵大敗遷秉義郎隸留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康王即位飛上書數千言大略謂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敵之謀而勤王之師日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怠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臣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書聞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

所所待以國士借補修武郎充中軍統領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説之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憑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唯命是從所大喜借補武經郎命從王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翌日戰侯兆川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夜屯石門山下或傳金

兵復至一軍皆驚飛堅卧不動金兵卒不來食盡走彥壁乞糧彥不許飛引兵益北戰于太行山擒金將拓跋耶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八鐵槍刺殺黑風大王敵衆敗走飛自知與彥有隙復歸宗澤爲留守司統制澤卒杜充代之飛居故職二年戰胙城又戰黑龍潭皆大捷從閭勍保護陵寢大戰汜水關射殪金將大破其衆駐軍竹蘆渡與敵相持選精鋭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交縛兩束夜半爇四端而舉之金人疑援兵至驚潰三年賊黃善曹成孔彥舟等合衆五十萬薄南薰門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

敵飛曰吾爲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陣賊亂大敗之又擒賊杜叔五孫海於東明借補英州刺史黃善圍陳州飛戰于清河擒其將孫勝孫清授真刺史杜充將還建康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俱歸師次鐵路步遇賊張用至六合遇李成與戰皆敗之成遣輕騎刼憲臣犒軍銀帛飛進兵掩擊之成奔江西時命充守建康金人與成合寇烏江充閉門不出飛泣諫請視師充竟不出金人遂由馬家渡渡江充遣飛等迎戰王𤫉先遁諸將皆潰

獨飛力戰會充已降金諸將多行剽掠惟飛軍秋毫無所犯兀朮趨杭州飛要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俘簽軍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敗之駐軍鐘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饑不敢擾民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爭來降附四年兀朮攻常州宜興令迎飛移屯焉盜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王貴傅慶追破之又遣辯士馬皐林聚盡降其衆有張威武者不從飛單騎入其營斬之避地者賴以免圖飛像祠之金人再攻常州飛四戰皆捷尾襲於鎮江東又捷戰

于清水亭又大捷橫屍十五里兀朮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兀朮次龍灣飛以騎三百步兵二千馳至新城大破之兀朮奔淮西遂復建康飛奏建康爲要害之地宜選兵固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帝嘉納兀朮歸飛邀擊于靜安敗之詔討戚方飛以三千人營于苦嶺方遁俄益兵來飛自領兵千人戰數十合皆捷會張俊兵至方遂降范宗尹言張俊自浙西來盛稱飛可用遷通泰鎭撫使兼知泰州飛辭乞淮南東路一重難任使收復本路州郡乘機漸進使山東

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會金攻楚急詔張俊
援之俊辭乃遣飛行而命劉光世出兵援飛飛屯三
墪爲楚援尋抵承州三戰三捷殺高太保俘酋長七
十餘人光世等皆不敢前飛師孤力寡楚遂陷詔飛
還守通泰有旨可守即守如不可但於沙洲保護百
姓伺便掩擊飛以泰無險可恃退保柴墟戰于南霸
橋金大敗渡百姓於沙上飛以精騎二百殿金兵不
敢近飛以泰州失守待罪紹興元年張俊請飛同討
李成時成將馬進犯洪州連營西山飛曰賊貪而不
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絶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

矣飛請自爲先鋒俊大喜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陣十五里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餘人進以餘卒奔成于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飛與遇於樓子莊大破成軍追斬進成走蘄州降僞齊張用寇江西用亦相人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南薫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

果吾父也遂降江淮平俊奏飛功第一加神武右軍副統制留洪州彈壓盜賊授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建寇范汝為陷邵武江西安撫李回檄飛分兵保建昌軍及撫州飛遣人以岳字幟植城門賊望見相戒勿犯賊黨姚達饒青逼建昌飛遣王萬徐慶討擒之升神武副軍都統制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飛權知潭州兼權荊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將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分道而遁飛至茶陵奉詔招之成不從飛奏比年多命招安故盜力強則肆暴力屈則

就招苟不略加勦除蠢起之衆未可遽殄許之飛入
賀州境得成諜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
盡矣柰何飛陽曰姑反荼陵已而顧諜若失意狀頓
足而入陰令逸之諜歸告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
命士蓐食潛趨遶嶺未明已至太平塲破其砦成據
險拒飛飛麾兵掩擊賊大潰成走據北藏嶺上梧關
遣將迎戰飛不陣而鼓士爭奮奪二隘據之成又自
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親以衆十餘萬守蓬
頭嶺飛部才八千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連州飛謂
張憲等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

則復聚爲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衆慎勿妄殺
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徐慶自邵道王貴
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宣
撫司降時以盛夏行師瘴地撫循有方士無一人死
癘者嶺表平授武安軍承宣使屯江州甫入境安撫
李回檄飛捕劇賊馬友郝通劉忠李通李宗亮張式
皆平之三年春召赴行在江西宣諭劉大中奏飛兵
有紀律人恃以安今赴行在恐盜復起不果行時虔
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
武諸郡帝乃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州固石洞賊彭友

悉衆至雩都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即馬上擒之餘酋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亂棄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授徐慶等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以隆祐震驚之故密旨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不許請至三四帝乃曲赦人感其德繪像祠之餘寇高聚張成犯袁州飛遣王貴平之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授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又改神武後軍都統制仍制置使李山吳全吳錫李

橫牛皐皆隸焉僞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郢諸州及信陽軍湖寇楊么亦與僞齊通欲順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與么會帝命飛爲之備四年除兼荊南鄂岳州制置使飛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群盜帝以諭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授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抵郢州城下僞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復郢州遣張憲徐慶復隨州

飛趣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擧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臯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劉豫益成兵屯新野飛與王萬夾擊之連破其衆飛奏金賊所愛惟子女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僞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爲厚臣俟糧足即過江北勦戮敵兵時方重深入之擧而營田之義自

是與矣進兵鄧州成與金將劉合孛堇列砦拒飛飛
遣王貴張憲掩擊賊衆大潰劉合孛堇僅以身免賊
黨高仲退保鄧城飛引兵一鼓拔之擒高仲復鄧州
帝聞之喜曰朕素聞岳飛行軍有紀律未知能破敵
如此又復唐州信陽軍襄漢平飛辭制置使乞委重
臣經畫荆襄不許趙鼎奏湖北鄂岳最為上流要害
乞令飛屯鄂岳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獲
安安乃以隨郢唐鄧信陽並為襄陽府路隸飛飛移
屯鄂授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封
武昌縣開國子兀朮劉豫合兵圍廬州帝手札命飛

解圍提兵趨廬偽齊已驅甲騎五千逼城飛張岳字旗與精忠旗金兵一戰而潰廬州平飛奏襄陽等六郡人户闕牛糧乞量給官錢免官私逋負州縣官以招集流亡為殿最五年入覲封母國夫人授飛鎮寧崇信軍節度使湖北路荊襄潭州制置使進封武昌郡開國侯又除荊湖南北襄陽路制置使神武後軍都統制命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

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
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
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參
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
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黄佐襲周倫砦殺
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
士安不禀王𤫊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
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
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
擊賊賊走會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

年議之飛曰巳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旣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余端劉詵等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幺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

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皐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為軍果八日而賊平浚嘆曰岳侯神算也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為讖獲賊舟千餘鄂渚水軍為沿江之冠詔兼蘄黄制置使飛以目疾乞辭軍事

不許加檢校少保進封公還軍鄂州除荊湖南北襄陽路招討使六年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百餘人慕飛義率衆來歸飛入覲面陳襄陽自收復後未置監司州縣無以按察帝從之以李若虛為京西南路提舉兼轉運提刑又令湖北襄陽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賢否許飛得自黜陟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飛移軍京西改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命往武昌調軍居毋憂降制起復飛扶櫬還廬山連表乞終喪不許累詔趣起乃就軍

又命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首遣王貴等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令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縣再戰皆捷中原響應又遣人焚蔡州糧九月劉豫遣子麟猊分道寇淮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俊欲棄盱眙同奏召飛以兵東下欲使飛當其鋒而己得退保張浚謂岳飛一動則襄漢何所制力沮其議帝慮俊光世不足任命飛東下飛自破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師致目疾至是甚聞詔即日啓行未至麟敗飛奏至帝語趙鼎曰劉麟敗北

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遂賜札言敵兵已去
淮卿不須進發其或襄鄧陳蔡有機可乘從長措置
飛乃還軍時僞齊屯兵窺唐州飛遣王貴董先等攻
破之焚其營奏圖蔡以取中原不許飛召貴等還七
年入見帝從容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有二馬日
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即不受介而馳初
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
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
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
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踊躍

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
逞易窮駑鈍之材也帝稱善曰卿今議論極進拜大
尉繼除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從幸建康以王德酈瓊
兵隸飛詔諭德等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數見帝
論恢復之略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
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觀釁臣
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
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
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
略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

實在此舉帝荅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閤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命節制光州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遂不以德瓊兵隸飛詔詣都督府與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揠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事等爾豈能馭此軍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

兵爲念耶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母墓側浚怒奏以張宗元爲宣撫判官監其軍帝累詔趣飛還職飛力辭詔幕屬造廬以死請凡六日飛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奏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爲老壯以逆順爲強弱萬全之効可必又奏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未報而酈瓊叛浚始悔飛復奏

願進屯淮甸伺便擊𣪁期於破滅不許詔駐師江州為
淮浙援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劉豫可以間而
動會軍中得兀朮諜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中人
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汝往不復來
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為名致四
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諜冀緩死
即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朮事因謂諜
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刲股納書戒勿泄
諜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飛奏
宜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八年

還軍鄂州王庶視師江淮飛與庶書今歲若不舉兵當納節請閑庶甚壯之秋召赴行在命詣資善堂見皇太子飛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會金遣使將歸河南地飛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檜銜之九年以復河南大赦飛表謝寓和議不便之意有唾手燕雲復讎報國之語授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諭乃受會遣士㒟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洒埽實欲

覦釁以伐謀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檜白帝止其行十年金人攻拱亳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帝賜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遥度飛乃遣王貴牛皐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略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闞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讎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府路陝西河東北路招討使尋改河南北

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相繼奏捷大軍在潁昌
諸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銳兀朮
大懼會龍虎大王議以爲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
誘致其師併力一戰中外聞之大懼詔飛審處自固
飛曰金人伎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
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
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賊
屍布野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
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
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

四百个

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兀朮益兵來部將王剛以五十騎覘敵遇之奮斬其將飛時出視戰地望見黃塵蔽天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方郾城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朮果至貴將遊奕雲將背嵬戰于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朮壻夏金吾副統軍粘罕索孛堇兀朮遁去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累戰皆捷中原大震飛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累敗兀朮等皆令老少北去正

中興之機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遁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先是紹興五年飛遣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歛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李興張恩孫琪等舉衆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盡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餽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朮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

人從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
衂金帥烏陵思謀素號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
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即降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
將官李覬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以至禁衛龍虎
大王下忔查千戶高勇之屬皆密受飛旗牓自北方
來降金將軍韓常欲以五萬衆內附飛大喜語其下
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方指日渡河而檜欲
畫淮以北棄之風基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
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
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

等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徙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閑田處之方兀朮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五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朮

悟遂留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自廬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十一年諜報金分道渡淮飛請合諸帥之兵破敵兀朮韓常與龍虎大王疾驅至廬帝趣飛應援凡十七札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敝時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擣虛勢必得利若以爲敵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黃以議攻却帝得奏大喜賜札曰卿苦寒疾乃爲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師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飛還兵于舒以俟命帝又賜札以飛小

心恭謹不專進退爲得體兀朮破濠州張俊駐軍黃連鎮不敢進楊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人聞飛至又遁時和議旣決檜患飛異己乃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已至飛獨後檜又用參政王次翁計俟之六七日旣至授樞密副使位參知政事上飛固請還兵柄五月詔同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世忠軍還駐鎮江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世忠俊不能平飛屈己下之幕中輕鋭教飛勿苦降意金人攻淮西俊分地也俊始不敢行師卒無功飛聞命即行遂解廬州圍帝授飛兩

鎮節俊益耻楊么平飛獻俊世忠樓船各一兵械畢備世忠大悦俊反忌之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糧乏訹飛飛不爲止帝賜札褒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復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逗遛不進以乏餉爲辭至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忤檜欲與飛分其背嵬軍飛義不肯俊大不悦及同行楚州城俊欲修城爲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爲退保計俊變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紡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紡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寺將以扇搖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遂

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言檜檜大怒
初檜逐趙鼎飛每對客嘆息又以恢復爲己任不肯
附和議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之語惡其欺
罔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謾其主耶
兀朮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
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己必及禍
故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万俟卨與飛有怨風卨劾
飛又風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大率謂
今春金人攻淮西飛略至舒蘄而不進比與俊按兵
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飛累章請罷樞柄尋還兩

鎮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檜志未伸也又諭張俊令
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
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
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著有盡忠報國四大字
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俟
卨卨誣飛與憲書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
令措置使飛還軍言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
者或教卨以臺章所指淮西事為言卨喜曰檜簿錄
飛家取當時御札藏之以滅迹又逼孫革等證飛受
詔逗遛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傅會其

獄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時年三
十九雲棄市籍家貲徙家嶺南幕屬于鵬等從坐者
六人初飛在獄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大理卿薛
仁輔並言飛無罪卨俱劾去宗正卿士㒟請以百口
保飛卨亦劾之竄死建州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
下棘寺以死凡傅成其獄者皆遷轉有差獄之將上
也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
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
天下時洪皓在金國中蠟書馳奏以爲金人所畏服
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至孝

母留河北遣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母卒
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
驩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却不
受玠益敬服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
飲遂絶不飲帝初爲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
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
死天下平矣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
之子雲嘗習注坡馬躓怒而鞭之卒有取民麻一縷
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
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躬爲調藥諸

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
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
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
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
難張浚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調
軍食必蹙額曰東南民力耗敝極矣荊湖平募民營
田又為屯田歲省漕運之半帝手書曹操諸葛亮羊
祜三事賜之飛跋其後獨指操為姦賊而鄙之尤檜
所惡也張所死飛感舊恩鞠其子宗本奏以官李寶
自楚來歸韓世忠留之寶痛哭願歸飛世忠以書來

諗飛復曰均為國家何分彼此世忠嘆服襄陽之役詔光世為援六郡既復光世始至飛奏先賞光世軍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檜死議復飛官万俟卨謂金方願和一旦錄故將疑天下心不可及紹興末金益猖獗太學生程宏圖上書訟飛寃詔飛家自便初檜惡岳州同飛姓改為純州至是仍舊中丞汪澈宣撫荊襄故部曲合辭訟之哭聲雷震孝宗詔復飛官以禮改葬賜錢百萬求其後悉官之建廟於鄂號忠烈淳

熙六年謚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五子雲雷霖震
霆
雲飛養子年十二從張憲戰多得其力軍中呼曰嬴
官人飛征伐未嘗不與數立奇功飛輒隱之每戰以
手握兩鐵椎重八十斤先諸軍登城攻下隨州又攻
破鄧州襄漢平功在第一飛不言逾年銓曹辯之始
遷武翼郎楊么平功亦第一又不上張浚廉得其實
曰岳侯避寵榮廉則廉矣未得爲公也奏乞推異數
飛力辭不受嘗以特旨遷三資飛辭曰士卒冐矢石
立奇功始沾一級男雲遽躐崇資何以服衆累表不

受潁昌大戰無慮十數出入行陣體被百餘創甲裳
爲赤以功遷忠州防禦使飛又辭命帶御器械飛又
力辭之終左武大夫提舉醴泉觀死年二十三孝宗
初與飛同復元官以禮祔葬贈安遠軍承宣使雷忠
訓郎閤門祗候贈武略郎霖朝散大夫敷文閣待制
贈太中大夫初飛下獄檜令親黨王會搜其家得御
札數篋束之左藏南庫霖請於孝宗還之霖子珂以
淮西十五御札辯驗彙次凡出師應援之先後皆可
考嘉定間爲籲天辯誣集五卷天定錄二卷上之震
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茶鹽公事霆修武郎閤門

祗候

論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爲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史稱關雲長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文章飛北伐軍至汴梁之朱仙鎮有詔班師飛自爲表答詔忠義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諸葛孔明之風而卒死於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讎可復宋恥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劉宋殺檀道濟道濟下獄嗔目曰自壞汝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嗚呼冤哉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四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五　宋史三百六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劉錡　吳玠　吳璘子挺

劉錡字信叔德順軍人瀘州軍節度使仲武第九子也美儀狀善射聲如洪鐘嘗從仲武征討牙門水斛滿以箭射之拔箭水注隨以一矢窒之人服其精宣和間用高俅薦特授閤門祗候高宗即位録仲武後錡得召見奇之特授閤門宣贊舍人差知岷州為隴右都護與夏人戰屢勝夏人兒啼輒怖之曰劉都護

來張浚宣撫陝西一見奇其才以為涇原經略使兼知渭州浚合五路師潰于富平慕洧以慶陽叛攻環州浚命錡救之留別將守渭自將救環未幾金攻渭錡留李彥琪捍洧親率精鋭還救渭已無及進退不可乃走徳順軍彥琪遁歸渭降金錡貶秩知緜州兼沿邊安撫紹興三年復官為宣撫使統制金人攻拔和尚原乃分守陝蜀之地會使者自蜀歸以錡名聞召還除帶御器械尋為江東路副總管六年權提舉宿衛親軍帝駐平江解潛王彥兩軍交鬬俱罷命錡兼將之錡因請以前護副軍及馬軍通為前後左右

中軍與游奕凡六軍每軍千人為十二將前護副軍
即彥八字軍也於是錡始能成軍㐌從赴金陵七年
帥合肥八年戍京口九年擢果州團練使龍神衛四
廂都指揮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十年金人歸三京充
東京副留守節制軍馬所部八字軍纔三萬七千人
將發益殿司三千人皆擕其孥將駐于汴家留順昌
錡自臨安泝江絶淮凡二千二百里至渦口方食暴
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
未至五月抵順昌三百里金人果敗盟來侵錡與將
佐舍舟陸行先趨城中庚寅諜報金人入東京知府

事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時所部選鋒游奕兩軍及老稚輜重相去尚遠遣騎趣之四鼓乃至及旦得報金騎已入陳錡與規議斂兵入城為守禦計人心乃安召諸將計事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為殿步騎遮老小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柰何棄之吾意已決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號夜义者奮曰太尉奉命副守汴京軍士扶攜老幼而來今避而走易耳然欲棄父母妻子則不忍欲與偕行則敵翼而攻何所逃

之不如相與努力一戰於死中求生也議與錡合錡
大喜鑿舟沉之示無去意寘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
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
諸門明斥堠募土人為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
戰守婦人礪刀劒爭呼躍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
日當為國家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
躬自督厲取偽齊所造癡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
戶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
粗畢而游騎已涉潁河至城下壬寅金人圍順昌錡
豫於城下設伏擒千戶阿黑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

李俊寫

營白沙渦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虜頗衆既而三路都統葛王褎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錡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初錡傅城築羊馬垣穴垣為門至是與清等蔽垣為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于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特授鼎州觀察使樞密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時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於東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充募壯士五百人夜斫其營是夕天欲

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以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為嘂如市井兒以為戲者人持一以為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朮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過淮寧留一宿治戰具備糗糧不七日至順昌錡聞兀朮至會諸將於城上問策或謂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錡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為緩急之用況已挫賊鋒軍聲稍振雖衆寡不侔然有進無退且敵營甚邇

而兀朮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汝殺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馬為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朮問之對如前兀朮喜曰此城易破耳即置鵝車砲具不用翌日錡登城望見二人遠來縋而上之乃敵械成等歸以文書一卷繫于械錡懼惑軍心立焚之

兀朮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以書約戰兀朮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爾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朮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為五浮橋於潁河上敵由之以濟錡遣人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于河者飲夷其族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衆請先擊韓將軍錡曰擊韓雖退兀朮精兵尚不可當法當先擊兀朮兀朮一動則餘無能為矣時天大

暑敵遠來疲敝錡士氣閒暇敵晝夜不解甲錡軍皆番休更食羊馬垣下敵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方晨氣清涼錡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撙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鬬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乙卯兀朮拔營北去錡遣兵追之死者萬數方大戰時兀朮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為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

字四百二十八

之人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槍標去其
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
拐子馬皆女真為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
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為錡軍所殺戰
自辰至申敵敗遽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
絶乃出飯羮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
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
藉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初有河北軍告官軍曰我輩
元是左護軍本無鬭志所可殺者兩翼拐子馬爾故
錡兵力擊之兀朮平日恃以為強者什損七八至陳

州數諸將之罪韓常以下皆鞭之乃自擁衆還汴捷聞帝喜甚授錡武泰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虞候知順昌府沿淮制置使是役也錡兵不盈二萬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讙譁終夜有聲金遣人近城竊聽城中肅然無雞犬聲兀朮帳前甲兵環列持燭照夜其衆分番假寐馬上錡以逸待勞以故輒勝時洪皓在燕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朮可禽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

機會良可惜也七月命為淮北宣撫判官副楊沂中
破敵兵於太康縣未幾秦檜請令沂中還師鎮江錡
還太平州岳飛以兵赴行在出師之謀寢矣十一年
兀术復簽兩河兵謀再舉帝亦測知敵情必不一挫
遂已乃詔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金人攻廬和二州
錡自太平渡江抵廬州與張俊楊沂中會而敵已大
入錡據東關之險以遏其衝引兵出清溪兩戰皆勝
行至柘臯與金人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
錡命曳薪疊橋須臾而成遣甲士數隊路橋臥槍而
坐會沂中王德田師中張子蓋之軍俱至翌日兀术

以鐵騎十萬分為兩隅夾道而陣德溥其右隅引弓射一酋斃之因大呼馳擊諸軍鼓譟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沂中以萬兵各持長斧奮擊之敵大敗錡與德等追之又敗於東山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錡駐和州得旨乃引兵渡江歸太平州時並命三帥不相節制諸軍進退多出於張俊而錡以順昌之捷驟貴諸將多嫉之俊與沂中為腹心而與錡有隙故柘皐之賞錡軍獨不與居數日議班師而濠州告急俊與沂中錡趨黃連埠援之距濠六十里而南城已陷沂中欲進戰錡謂俊曰本救

濠今濠已失不如退師據險徐為後圖諸將曰善三
帥鼎足而營或言敵兵已去錡又謂曰敵得城而遽
退必有謀也宜嚴備之俊不從命沂中與德將神勇
步騎六萬人直趨濠州果遇伏敗還遲明錡軍至藕
塘則沂中軍已入滁州俊軍已入宣化錡軍方食俊
遽至曰敵兵已近奈何錡曰楊宣撫兵安在俊曰已
失利還矣錡語俊無恐錡請以步卒禦敵宣撫試觀
之錡麾下皆曰兩大帥軍已渡我軍何苦獨戰錡曰
順昌孤城旁無赤子之助吾提兵不滿二萬猶足取
勝況今得地利又有銳兵邪遂設三覆以待之俄而

俊至曰諜者妄也乃戚方殿後之軍爾錡與俊益不相下一夕俊軍士縱火劫錡軍錡擒十六人梟首槊上餘皆逸錡見俊俊怒謂錡曰我為宣撫爾乃判官何得斬吾軍錡曰不知宣撫軍但斬劫砦賊爾俊曰有卒歸言未嘗劫砦呼一人出對錡正色曰錡為國家将帥有罪宣撫當言于朝豈得與卒伍對事長揖上馬去已皆班師俊沂中還朝每言岳飛不赴援而錡戰不力秦檜主其說遂罷宣撫判官命知荊南府岳飛奏留錡掌兵不許詔以武泰之節提舉江州太平觀錡鎮荊南凡六年軍民安之魏良臣言錡名将不

當久閟乃命知潭州加太尉復帥荆南府江陵縣東有黄潭建炎間有司決水入江以禦盜由是夏秋漲溢荆衡間皆被水患錡始命塞之斥膏腴田數千畝流民自占者幾千戸詔錡遇大禮許奏文資仍以其姪汜為江東路兵馬副都監三十一年金主亮調軍六十萬自將南來彌望數十里不斷如銀壁中外大震時宿將無在者乃以錡為江淮浙西制置使節制逐路軍馬八月錡引兵屯揚州建大將旗鼓軍容甚肅觀者歎息以兵駐清河口金人以氊裹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没者鑿沉其舟錡自楚州退軍召伯鎮金

入攻真州錡引兵還揚州帥劉澤以城不可守請退軍瓜州金萬戶高景山攻揚州錡遣員琦拒于皁角林陷圍力戰林中伏發大敗之斬景山俘數百人捷奏賜金五百兩銀七萬兩以犒師先是金人議留精兵在淮東以禦錡而以重兵入淮西大將王權不從錡節制不戰而潰自清河口退師揚州以舟渡真揚之民于江之南留兵屯瓜洲錡病求解兵柄留其姪汜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渡又令李横以八千人固守詔錡專防江錡遂還鎮江十一月金人攻瓜洲汜以克敵弓射却之時知樞密院事葉義問督師江淮至

鎮江見錡病劇以李横權錡軍義問督鎮江兵渡江衆皆以為不可義問強之汜固請出戰錡不從汜拜家廟而行金人以重兵逼瓜洲分兵東出江阜逆趨瓜洲汜先退横以孤軍不能當亦却失其都統制印左軍統制魏友後軍統制王方死之横汜僅以身免方諸軍渡江而北也錡使人持黄白幟登高山望之戒之曰賊至舉白幟合戰舉二幟勝則舉黄幟是日二幟舉踰時錡曰黄幟久不舉吾軍殆矣錡憤懣病益甚都督府參賛軍事虞允文自采石來督舟師與金人戰允文過鎮江謁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

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召詰關提舉萬壽觀錡假都亭驛居之金之聘使將至留守湯思退除館以待遣黃衣諭錡徙居別試院錡疑汜累己常懼有後命三十二年閏二月錡發怒嘔血數升而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賜其家銀三百兩帛三百匹後謚武穆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錡姓名者罪不赦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其答如響至錡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然錡卒以病不能成功世傳錡通陰陽家行師所避就錡在揚州

命盡焚城外居屋用石灰盡白城壁書曰完顏亮死於此金主多忌見而惡之遂居龜山人衆不可容以致是變云

吳玠字晉卿德順軍隴干人父扆永洛城因徙焉少沉毅有志節知兵善騎射讀書能通大義未冠以良家子隷涇原軍政和中夏人犯邊以功補進義副尉稍擢隊将從討方臘破之及擊河北群盜累功權涇原第十将靖康初夏人攻懷德軍玠以百餘騎追擊斬首百四十級擢第二副将建炎二年春金人渡河出大慶關畧秦雍謀趨涇原都統制曲端守麻務鎮

命玠為前鋒進據青溪嶺逆擊大破之追奔三十里
金人始有憚意權涇原路兵馬都監兼知懷德軍金
人攻延安府經略使王庶召曲端進兵端駐邠州不
赴且曰不如蕩其巢穴攻其必救端遂攻蒲城命玠
攻華州拔之三年冬劇賊史斌寇漢中不克引兵欲
取長安曲端命玠擊斬之遷忠州刺史宣撫處置使
張浚巡關陝參議軍事劉子羽請玠兄弟才勇浚與
玠語大悅即授統制弟璘掌帳前親兵四年春升涇
原路馬步軍副總管金帥婁宿與撒離喝長驅入關
端遣玠拒于彭原店而擁兵邠州為援金兵來攻玠

擊敗之撤離喝懼而泣金軍中目為啼哭郎君金人整軍復戰玠軍敗績端退屯涇原劾玠違節度降武顯大夫罷總管復知懷德軍張浚惜玠才尋以為秦鳳副總管兼知鳳翔府時兵火之餘玠勞來安集民賴以生轉忠州防禦使九月浚合五路兵欲與金人決戰玠言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及次富平都統制又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敵驟至輿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玠營軍遂大潰五路皆

階巴蜀大震玠收散卒保散關東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為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决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之玠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故數年然後止紹興元年金将没立自鳳翔別将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将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大敗移砦

黄牛會大風雨雹遂遁去立方攻箭筈關玠復遣將擊退之兩軍終不得合始金人之入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絶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兄弟北去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將士皆感泣願為用張浚録其功承制拜明州觀察使居母喪起復兼陝西諸路都統制金人自起海角鈕常勝及與玠戰輒北憤甚謀必取玠婁宿死兀朮會諸道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為城夾澗與官軍拒十月攻和尚原玠命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絶繁如雨注敵稍却則

以奇兵旁擊絶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坌以
待金兵至伏發衆大亂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流
矢僅以身免張浚承制以玠為鎮西軍節度使璘為
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兀朮既敗遂自河東歸燕山
復以撒離喝為陝西經畧使屯鳳翔與玠相持二年
命玠兼宣撫處置使司都統制節制興文龍三州金
久窺蜀以璘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
之時玠在河池金人用叛將李彥琪駐秦州睨仙人
關以綴玠復令游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古撒离喝自
商於直擣上津三年正月取金州二月長驅趨洋漢

興元守臣劉子羽急命田晟守饒風關以驛書招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大戰饒風嶺金人被重鎧登山仰攻一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而敵不退募敢死士人千銀得士五千將夾攻會玠小校有得罪奔金者導以祖溪間路出關背乘高以闞饒風諸軍不支遂潰玠退保西縣敵入興元劉子羽退保三泉築潭毒山以自固玠走三泉會之未幾金人北歸玠急遣

李俊寫

兵邀于武休關掩擊其後軍墮澗死者以千計盡棄
輜重去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道險東來不虞
玠馳至雖入三郡而失不償得進玠檢校少保充利
州路階成鳳州制置使四年二月敵復大入攻仙人
關先是璘在和尚原餉饋不繼玠又謂其地去蜀遠
命璘棄之經營仙人關右殺金平剏築一壘移原兵
守之至是兀朮撒离喝及劉夔率十萬騎入侵自鐵
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當其衝璘率輕兵
由七方關倍道而至與金兵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
合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

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
則死此退者斬金分軍為二兀朮陣于東韓常陣于
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縈右繞隨機而發戰久璘軍
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鉤相連
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
踐而登撒離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
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為繩挽之復正金人
用火攻樓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
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
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

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官張彥劫橫山砦王俊伏河池扼歸路又敗之以郭震戰不力斬之是役也金自元帥以下皆携孥來劉夔乃豫之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則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為久留計自是不妄動捷聞授玠川陝宣撫副使四月復鳳秦隴三州七月録仙人關功拜檢校少師奉寧保定軍節度使璘自防禦使升定國軍承宣使楊政以下遷秩有差六年兼營田大使易保平靜難節七年遣裨将馬希仲攻熈州敗績又失鞏州玠斬之玠與敵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

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歲收至十萬斛又調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褒城廢堰民知灌溉可恃願歸業者數萬家九年金人請和帝以玠功高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遷四川宣撫使陝西階成等州皆聽節制遣內侍奉親札以賜至則玠病已甚扶掖聽命帝聞而憂之命守臣就蜀求善醫且飭國工馳視未至玠卒於仙人關年四十七贈少師賜錢三十萬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寘座右積久墻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畧不求小近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虛心詢受雖身為大將卒伍至下者得以情達故

士樂為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為高下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玠死胡世將問玠所以制勝者璘曰璘從先兄有事西夏每戰不過一進卻之頃勝負輒分至金人則更進迭退忍耐堅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勝不遽追敗不至亂蓋自昔用兵所未嘗見與之角逐滋久乃得其情蓋金人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及金人之堅耐吾常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不能相及於是選據形便出銳卒更迭撓之與之為無窮使不得休暇以沮其堅忍之勢至決機於兩陣之間則璘有不能

言者晚節頗多嗜欲使人漁色於成都喜餌丹石故得咯血疾以死方富平之敗秦鳳皆陷金人一意睨蜀東南之勢亦棘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至今思之謚武安作廟于仙人關號思烈淳熙中追封涪王子五人拱扶撝擴揔拱亦握兵云

吳璘字唐卿玠弟也少好騎射從玠攻戰積功至閤門宣贊舍人紹興元年箭筈關之戰斷沒立與烏魯折合兵使不得合金人遁璘功居多超遷統制和尚原軍馬於是玠駐師河池璘專守原及兀朮大入玠兄弟以死守之敵陣分合三十餘璘隨機而應至神

全伏發金兵大敗兀朮中流矢遁張浚承制以璘為涇原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升康州團練使三年遷榮州防禦使知秦州節制階文是歲玠敗於祖溪嶺時璘猶在和尚原玠命璘棄原別營仙人關以防金人深入四年兀朮撒離喝果以大兵十萬至關下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地闊遠前陣散漫須後陣阻隘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修第二隘璘冒圍轉戰會於仙人關敵果極力攻第二隘諸將有請別擇形勝以守者璘奮曰兵方交而退是不戰而走也吾度此敵去不久矣諸君第忍之震鼓易幟

血戰連日金兵大敗二酋自是不敢窺蜀者數年露布獻捷遷定國軍承宣使熙河蘭廓路經略安撫使知熙州六年新置行營兩護軍璘為左護軍統制九年升都統制尋除秦鳳路經畧安撫使知秦州玠卒授璘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時金人廢劉豫歸河南陝西地樓炤使陝以便宜欲命三帥分陝而守以郭浩帥鄜延楊政帥熙河璘帥秦鳳欲盡移川口諸軍於陝西璘曰金人反覆難信懼有他變今我移軍陝右蜀口空虛敵若自南山要我陝右軍直擣蜀口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為屯控其要害遲其情見力

疲衞圖進據炤從之命璘與楊政兩軍屯内地保蜀郭浩一軍屯延安以守陝既而胡世将以四川制置權宣撫司事至河池璘見之曰金大兵屯河中府止隔大慶一橋爾騎兵疾馳不五日至川口吾軍遠在陝西緩急不可追集關隘不葺糧運斷絶此存亡之秋也璘家族固不足恤如國事何時朝廷恃和忘戰欲發仙人關於是世将抗奏謂當外固歡和内修守禦今日分兵當使陝蜀相接近兵宫賀仔諜知撒離喝密謀曰要入蜀不難棄陝西不顧三五歲南兵必來主之道路吾已熟知一發取蜀必矣敵情如是萬

一果然則我當為伐謀之備仙人關未宜遽廢魚關
倉亦宜積糧於是璘僅以牙校三隊赴秦州留大軍
守階成山砦戒諸將毋得撤備世將尋眞除宣撫置
司河池十年金人敗盟詔璘節制陝西諸路軍馬撤
離喝渡河入長安趨鳳翔陝右諸軍隔在敵後遠近
震恐時楊政在鞏郭浩在鄜延惟璘隨世將在河池
世將急召諸將議惟涇原帥田晟與楊政同至參謀
官孫渥謂河池不可守欲退保仙人原璘厲聲折之
曰懦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
指所居帳曰世將誓死於此乃遣渥之涇原命田晟

以三千人迎敵璘又遣姚仲拒于石壁砦敗之詔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璘以書遺金將約戰金鶻眼郎君以三千騎衝璘軍璘使李師顏以驍騎擊走之鶻眼入扶風復攻拔之獲三將及女真百十有七人撒離喝怒甚自戰百通坊列陣二十里璘遣姚仲力戰破之授鎮西軍節度使升侍衛步軍都虞候十一年與金統軍胡盞戰剡家灣敗之復秦州及陝右諸郡初胡盞與習不祝合軍五萬屯劉家圈璘請討之世将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

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
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
之遇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
退謂之疊陣諸將始猶竊議曰吾軍其殲於此乎璘
曰此古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爾得車戰餘
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
及與二酋遇遂用之二酋老於兵據險自固前臨峻
嶺後控臘家城謂我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
問所以攻姚仲曰戰于山上則勝山下則敗璘以為
然乃告敵請戰敵笑之璘夜半遣仲及王彥銜枚截

坡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習不視善謀胡盞善戰二酋異議璘先以兵挑之胡盞果出鏖戰璘以疊陣法更休迭戰輕裘駐馬亟麾之士殊死鬬金人大敗降者萬人胡盞走保臘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以驛書詔璘班師世將浩歎而已明年竟割和尚原以與敵撤戍割地皆秦檜主之也十二年入覲拜檢校少師階成岷鳳四州經略使賜漢中田五十頃十四年朝議析利州路為東西路以璘為西路安撫使治興州階成和鳳文龍興七州隷焉時和

議方堅而璘治軍經武常如敵至十七年徙奉國軍節度使改行營右護軍為御前諸軍都統制安撫使如故二十一年以守邊安靜拜少保二十六年領興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改判興州渡江以來未有使相為都統制者時璘已為開府儀同三司故改命之三十一年金主亮叛盟拜四川宣撫使秋亮渡淮遣合喜為西元帥以兵扼大散關遊騎攻黃牛堡璘即肩輿上殺金平駐軍青野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授以方畧制置使王剛中來會璘計事璘尋移檄契丹西夏及山東河北聲金人罪以致討未幾

兼陜西河東招討使璘以病還興州總領王之望馳
書告執政謂璘多病猝有緩急蜀勢必危請移璘姪
京襄帥拱歸蜀以助西師凡五書未報璘已力疾復
上仙人關三十二年璘遣姚仲取鞏王彥屯商號陝
華惠逢取熈河或久攻不下或既得復失竟無成功
金人據大散關六十餘日相持不能破仲舍鞏攻德
順已踰四旬璘以知夔州李師顏代之遣子挺節制
軍馬挺與敵戰於瓦亭敗之璘自将至城下守陴者
聞呼相公來觀望咨嗟矢不忍發璘按行諸屯預治
黃河戰地斬不用命者先以數百騎嘗敵敵一鳴鼓

銳士空壁躍出突璘軍璘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十至暮璘忽傳呼某將戰不力人益奮搏敵大敗遁入壁黎明師再出敵堅壁不動會天大風雷金人拔營去凡八日而克璘入城市不改肆父老擁馬迎拜不絶璘尋還河池四月原州受圍璘命姚仲以德順之兵往援璘自趨鳳翔視師諸將雖力戰敵攻益急增兵至七萬五月仲與敵戰于原州之北嶺仲敗績初仲自德順至原由九龍泉上北嶺令諸軍持滿引行以盧士敏兵為前陣所統軍六千為四陣姚志兵為後拒隨地便利以列與敵鏖戰開合數十會輜重隊

隨陣亂行敵兵衝之軍遂大潰失将三十餘人始璘出師王之望嘗言此行士卒銳氣不及前時仲年來數奇不可委以要地及仲至原璘亦貽仲書謂原圍未即解且還德順書未達而仲敗璘亦無功還尋奪仲兵欲斬之或勸而止械繫河池獄孝宗受禪賜璘札命兼陝西河東路宣撫招討使璘策金人必再爭德順亟馳赴城下而完顏悉烈等兵十餘萬果來攻萬戶谿谿復領精兵自鳳翔繼至璘築堡東山以守敵極力爭之殺傷大半終不能克時議者以為兵宿於外去川口遠恐敵襲之欲棄三路遂詔璘退師敵

秉其後璘將士死亡者甚衆三路復為敵有拜少傅
隆興二年冬金人侵岷州璘提兵至祁山金人聞之
退師遣使來告曰兩國已講和矣會詔至俱解去沈
介為四川安撫制置使與璘議不協兵部侍郎胡銓
上書語頗及璘璘抗章請朝上親札報可未半道請
罷宣撫使及致仕皆不允乾道元年詔闕遣中使勞
問召對便殿許朝德壽宮高宗見璘歎曰朕與卿老
君臣也可數入見璘頓首謝兩宮存勞之使相踵又
命皇子入謁拜太傅封新安郡王越數日詔仍領宣
撫使改判興元府及還鎮兩宮宴餞甚寵璘入辭德

字四百今十个

壽宮泣下高宗亦為之悵然解所佩刀賜之曰異時思朕視此可矣璘至漢中修復褒城古堰溉田數千頃民甚便之三年卒年六十六贈太師追封信王上震悼輟視朝兩日賻贈加等高宗復賜銀千兩初璘病篤呼幕客草遺表命直書其事曰願陛下毋棄四川毋輕出兵不及家事人稱其忠璘剛勇喜大節略苛細讀史曉大義代兄為將守蜀餘二十年隱然為方面之重威名亞於玠高宗嘗問勝敵之術璘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高宗曰此孫臏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嘗著兵法二篇大畧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

短當反我之短制彼之長四長曰騎兵曰堅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蕃漢所長兼收而並用之以分隊制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堅忍制其重甲則勁弓強弩制其弓矢則以遠尅近以強制弱布陣之法則以步軍為陣心左右翼以馬軍為左右肋拒馬布兩肋之間至帖撥增損之不同則係乎臨機知兵者取焉王剛中嘗談劉錡之美璘曰信叔有雅量無英槩天下雷同譽之恐不能當逆亮璘竊憂之剛中不以為然錡果無功以憂憤卒璘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

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子挺

挺字仲烈以門功補官從璘為中郎將部西兵詣行在高宗問西邊形勢兵力與戰守之宜挺占對稱旨超授右武郎浙西都監兼御前祗候賜金帶尋差利路鈐轄改利州東路前軍同統制繼改西路紹興三十一年金人渝盟璘以宣撫使總三路兵禦之挺顓自力軍前璘以為中軍統制王師既復秦州金將合喜孛堇叛將張中彥以兵來爭挺破其治平砦已而南市城賊亦犄角為援轉戰竟日挺令前軍統制梅彥麾衆直據城門衆弗諭彥亦懼力不敵挺督之

彥出兵殊死戰挺率背嵬騎盡易黃旗繞出敵後憑
高突之敵譁曰黃旗兒至矣遂驚敗挺不自為功狀
彥第一士頗多之璘亦引嫌併匿其功擢榮州刺史
尋拜熙河經略安撫使明年挺被檄與都統制姚仲
率東西路兵攻德順金左都監空平涼之衆以援合
喜又遣精兵數萬自鳳翔來會仲駐軍六盤挺獨趨
瓦亭身冒矢石衆從之金人捨騎操短兵奮鬭挺遣
別將盡奪其馬金衆遂潰挺勒兵追之禽千戶耶律
九斤孛董等百三十七人金人懲前衄悉兵趨德順
璘自秦州來督師先壁於險且治夾河戰地金人果

大至挺誘致之至所治戰地盛兵壓之敵不能支一夕遁去鞏州久不下挺以選鋒至城下諸將咸曰西北坡陁地易攻若分兵各當一面宜得利挺曰西北雖卑而土堅東南並河多沙礫善圮且兵分則少以少當堅城可得而下乎乃命悉衆擊東南陬不二日樓櫓俱盡夜半其將雷千戶約降黎明城破以功授團練使又以瓦亭功授鄜州防禦使孝宗即位加璘兼陝西河東路招討宣撫使璘慮敵必再爭德順至自河池金人果合兵十餘萬列栅以拒有大酋引騎數千睨東山璘命挺領騎迎擊卻之遂據東山築堡

以守敵不能爭乃益修攻具為大車匿戰士其中將
填隍而進挺命掄大木植中道車至不得前拜武昌
軍承宣使尋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熙河路經略
安撫使中軍統制時年二十五會朝廷主議和詔西
師解嚴父子遂旋軍乾道元年升本軍都統制三年
以父命入奏拜侍衛親步軍指揮使節制興州軍馬
璘卒起復金州都統金房開達安撫使改利州東路
總管挺力求終喪服除召為左衛上將軍朝廷方議
置神武中軍五千人以屬御前命挺為都統制挺力陳
不當輕變祖宗法事遂寢拜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

挺每燕見從容嘗論兩淮形勢曠漫備多力分宜擇勝地扼以重兵敵仰攻則不克越西南又不敢我以全力秉其弊蔑不濟者帝頗嘉納淳熙元年改興州都統拜定江軍節度使初軍中自置互市於宕昌以來羌馬西路騎兵遂雄天下自張松典榷牧奏絕軍中互市自以馬給之所得多下駟挺至首陳利害以聞乞歲市五百匹詔許七百匹始武興所部就餉諸郡漫不相屬挺奏以十軍為名自北邉至武興列五軍曰踏白摧鋒選鋒策選鋒遊奕武興以西至緜為左右後三軍而駐武興者前軍中軍營部於是始井

井然四年入覲除知興州利州西路安撫使密修阜
郊堡增二堡繕戎器儲于兩庫敵終不覺十年冬特
加檢校少保成州西和歲大侵挺力為振恤諭總賦
者分軍儲以佐之全活殆數千萬蜀自諸軍宿師凡
廩賜官率糴三之一視價高下給之名曰折估隨所
屯地相為乘除歲久屯他徙廩賜不易舊至有同部
伍而廩相倍蓰者挺裒為中制上之光宗即位御筆
奬勞而西和階成鳳文龍六州器械弗繕挺節冗費
庀工徒悉刱為之御軍雖嚴而能時其緩急士以不
困郡東北有二谷水挺作二隄以捍之紹興二年水

暴發入城挺既振被水者復增築長隄民賴以安詔問備邊急務即建增儲之策由是糧糗不乏四年春以疾乞致仕詔加太尉卒年五十六贈少師開府儀同三司挺少起勳閥弗居其貴禮賢下士雖遇小官賤吏不敢怠忽拊循將士人人有恩璘故部曲拜於庭下輒降答之即失律誅治無少貸璘嘗對孝宗言諸子中惟挺可任孝宗亦曰挺是朕千百人中選者歲時問勞不絕被遇尤深厚光宗賜內府珍奇以示殊禮子五人曦其次也曦仕至太尉昭信軍節度使以叛誅見別傳

論曰劉錡神機武畧出奇制勝順昌之捷威震敵國雖韓信泜上之軍無以過焉或謂其英槩不足雅量有餘豈其然乎吳玠與弟璘智勇忠實戮力協心據險抗敵卒保全蜀以功名終盛哉挺累從征討功效甚著有父風矣然玠晚頗荒淫璘多喪敗豈狃于常勝驕心侈歟抑三世為將釀成逆曦之變覆其宗祀蓋有由焉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五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六　　宋史三百六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李顯忠　楊存中　郭浩　楊政

李顯忠綏德軍青澗人也初名世輔南歸賜名顯忠由唐以来世襲蘇尾九族巡檢初其母當產數日不能免有僧過門曰所孕乃奇男子當以劒矢寘母旁即生已而果生顯忠立於蓐咸異之年十七投效用隨父永奇出入行陣金人犯鄜延經略王庶命永奇募間者得張琦更求一人顯忠請行永奇曰汝未涉

歷行必累琦顯忠曰顯忠年小膽氣不小必不累琦當與琦俱有敵人夜宿陶宂顯忠縋宂中得十七人皆殺之取首二級馬二匹餘馬悉折其足庶大奇之補承信郎充隊将由是始知名轉武翼郎充副将金人陷延安授顯忠父子官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世襲國恩乃為彼用耶會劉豫令顯忠帥馬軍赴東京永奇密戒之曰汝若得乗機即歸本朝無以我故貳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顯忠至東京劉麟喜之授南路鈐轄乃密遣其客雷燦以蠟書赴行在已而豫廢兀术以萬騎馳獵淮上與顯忠獨立馬圍場間顯忠

戒吳俊往探淮水可度馬處欲執兀朮歸朝俊還顯
忠馳問之為竹刺傷馬而止兀朮授顯忠承宣使知
同州顯忠至鄜省侍永奇教顯忠同州入南山乃金
人往来驛路汝可於此擒其酋渡洛渭由商號歸朝
第報我知我當以兵取延安而歸顯忠赴同州即遣
黄士成等持書由蜀至吴報歸朝事元帥撒里曷来
同州顯忠以計執之馳出城至洛河舟船後期不得
渡與追騎屢戰皆勝顯忠憇髙原望追騎益多乃與
撒里曷折箭為誓不得殺同州人不得害我骨肉
皆許之遂推之下山崖追兵爭救得免顯忠携老幼

長驅而北至鄜城縣急遣人告永奇永奇即挈家出城至馬翅谷口為金人所及家屬二百口皆遇害是日天昏大雪延安人聞之皆泣下顯忠僅以二十六人奔夏國夏人問故顯忠泣具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首恨不即死願得二十萬人生擒撒里曷取陝西五路歸于夏顯忠亦得報不共戴天之讎夏主曰爾能為立功則不靳借兵時有酋豪號青面夜义者久為夏國患乃令顯忠圖之請三千騎晝夜疾馳奄至其帳擒之以歸夏主大悅即出二十萬騎以文臣王樞武臣哆訛為陝西招撫使顯忠為延安招撫使時紹

興九年二月十四日也顯忠引兵至延安總管趙惟
清大呼曰鄜延路今復歸宋矣已有赦書顯忠與官
吏觀赦書列拜顯忠大哭衆皆哭百姓哭聲不絕乃
以舊部八百餘騎往見王樞哆訛諭之曰顯忠已得
延安府見講和赦書招撫可以本部軍歸國哆訛不
從曰初經略乞兵来取陝西今既到此乃令我歸耶
顯忠知勢不可乃出刀斫哆訛不及擒王樞縛之夏
人以鐵鷂子軍来顯忠以所部拒之馳揮雙刀所向
披靡夏兵大潰殺死蹂踐無慮萬人獲馬四萬疋顯
忠揭榜招兵以紹興九年為文書每得一人予馬一

匹旬日間得萬人皆驍勇少壯又擒害其父母弟姪者皆斬于東城之內行至鄜州已有馬步軍四百餘撒里曷在耀州聞顯忠來一夕遁去四州宣撫吳玠遣張振來撫諭云兩國見議和好不可生事可量引軍赴行在遂至河池縣見玠玠撫之曰忠義歸朝惟君第一從行使臣崔臯等六百餘人列拜庭下玠又撫之犒以銀絹詣行府受告勑金帶除指揮使承宣使至行在高宗撫勞再三賜名加賚又賜田鎮江以崔臯輩充將佐兀朮犯河南命顯忠為招撫司前軍都統制與李貴同破靈壁縣兀朮犯合肥手詔以軍與

張俊會顯忠至孔城鎮與敵戰敗之兀术謂韓常曰李世輔歸宋不曾立功此人敢勇宜且避之乃焚廬江而走顯忠欲追之與死戰俊以奉旨監護悉失顯忠遂各以軍還太后至臨安顯忠入覲加保信軍節度使浙東副總管顯忠熟西邊山川險易因上恢復策忤秦檜意金使言顯忠私遣人過界遂降官奉祠台州居住復寧國軍節度使升都統制二十九年金渝盟詔顯忠以本部捍禦遣統制官韋永壽等以二百騎至安豐軍與金將小韓將軍兵五千人戰于大人洲敗之俄又增兵萬餘來顯忠率騎軍出自旦至

午氣百倍以大刀斫敵陣敵不能支殺獲甚衆掩入淮者不可計金主亮犯淮西朝廷命王權拒于合肥權退保和州又棄軍渡江和州失守金主親統細軍駐和之鷄籠山將濟采石朝廷詔以顯忠代權命虞允文趣顯忠交軍軍中大喜於是有采石之捷語在允文傳顯忠退軍沙上得楊存中報車駕至平江可速進兵顯忠選銳士萬人渡江盡復淮西州郡軍至横山澗與金射鵰軍戰統制頓遇重傷帝永壽死之敵兵敗走金主亮切責諸將不用命諸將弒之而還是役也顯忠所將一萬九千八百六人行賞有差張振功

為最詔賜顯忠五子金帶授顯忠淮南制置使京畿等處招討使擢太尉寧國軍節度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赴行在孝宗即位賜田百頃兼權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節制軍馬隆興元年兼淮西招撫使時金主褒新立山東河北豪傑蠭起耶律諸種兵數十萬據數郡之地太行山忠義取京王世隆輩皆欲挈地還于朝金懼亟請和顯忠陰結金統軍蕭琦為内應請出師自宿亳趨汴由汴京以通關陜關陜既通則鄜延一路熟知顯忠威名必皆響應且欲起其舊部曲可得數萬人以取河東時張浚開都督府

四月命顯忠渡江督戰乃自濠梁渡淮至陡溝琦背約用拐子馬来拒與戰敗之琦復背城列陣顯忠躬率将士鏖戰琦敗走遂復靈壁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中原歸附者踵接時邵宏淵圍虹縣未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金貴戚大周仁及蒲察徒穆皆出降宏淵恥功不自己出又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将益不相能六月兵傳宿州城金人来拒顯忠敗之斬其左翼都統及首虜數千人追奔二十餘里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真關西将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為攻城計宏淵等不

從顯忠引麾下楊椿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等殿後趣之乃始渡濠登城城中巷戰又斬首虜數千人擒八十餘人遂復宿州舉寄居官劉時攝州事捷聞授顯忠開府儀同三司殿前都指揮使妻周氏封國夫人宏淵欲發倉庫犒士卒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錢犒士士皆不悅金帥孛撒自南京率步騎十萬來晨薄城列大陣顯忠親帥軍遇于城南戰數十合孛撒大敗遂退走統制李福統領李保各以所部退避皆斬以徇翼日敵益兵至顯忠謂宏淵并力夾擊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與所部力戰百

餘合殺左翼都統及千戶萬戶斬首虜五千餘人俄
增兵復来逼城顯忠用克敵弓射卻之宋淵顧衆曰
當此盛夏揺扇於清涼猶不堪况烈日中被甲苦戰
乎人心遂揺無鬭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譟
陽謂敵兵至與邵世雍劉侁各以所部兵遁継而統
制左士淵統領李彦孚亦遁顯忠移軍入城殿司前
軍統制張訓通馬司統制張師顔池州統制荔澤建
康統制張淵各遁去金人乘虚復来攻城顯忠竭力
捍禦斬首虜二千餘人積屍與羊馬墻平城東北角
敵兵二十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

敵始退郤顯忠曰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金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儻我軍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歎咤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沮撓若此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顯忠以軍還見浚納印待罪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後朝廷知其故移撫州乾道改元乃還會稽復防禦使觀察使浙東副總管賜銀三萬两絹三萬匹綿一萬两提舉台州崇道觀召除威武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賜第京師上奇其狀貌

魁傑命繪像閣下復太尉乞祠提舉興國宫紹興府居住歲賜米二千石淳熙四年召赴行在提舉萬壽觀奉朝請入見給真奉賜內庫金再葺前所賜第賜之七月卒年六十九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襄

楊存中本名沂中字正甫紹興間賜名存中代州崞縣人祖宗閔永興軍路總管與唐重同守永興金人陷城迎戰死之父震知麟州建寧砦金人來攻亦死於難存中魁梧沈鷙少警敏誦書數百言力能絶人慨然語人曰大丈夫當以武功取富貴焉用俯首為腐儒哉於是學孫吳兵法善射騎宣和末山東河北群盜

四起存中應募數于賊積功至忠翊郎靖康元年金人再圍汴京諸道兵勤王存中與張俊田師中從信德府守臣梁楊祖以萬兵入援後隸張俊部曲上問將於俊俊以存中對召見賜袍帶時元帥府草創存中晝夜扈衛寢幄不頃刻去側帝知其忠謹親信之劇賊李昱據任城久不克存中以數騎入擊殺數百人帝乘高望見介冑盡赤意其被重創召視之皆汚賊血壯之飲以酒曰酌此血漢存中請復往帝止之存中曰此賊膽碎即成擒矣遂大破之復任城遷閤門祗候建炎二年討賊徐明于嘉興先登主帥將屠城

存中力諫止之戮其渠魁而已郡賴以全遷榮州刺史高宗南渡以勝捷軍從張俊守吴門苗劉之變又從俊赴難遷貴州團練使尋為御前右軍統領金人攻明州又從俊與田師中趙密殊死戰破之以奇功遷文州防禦使御前中軍統制紹興元年從俊討李成諸將議多欲分道進存中曰賊勢如此兵分則力弱又諸將位均勢敵非招討督之必不相為用俊然之整軍至豫章存中率兵數千首破賊于玉隆觀追至筠州賊驍將以衆十萬来援夾河而營存中謂俊日彼衆我寡擊之當用奇願以騎見屬公以步兵居

前俊從之存中夜銜枚渡筠河出西山馳下擊賊俊
以步兵夾攻俘八千人諸將夜見存中曰戰未休降
卒多忽有變奈何非盡殲之不可存中曰殺降吾不
忍諸將轉告俊竟夜坑之乘勝追至九江成遂遁去
還宣州觀察使二年春進神武中軍統制宰相呂頤
浩袖敕以授存中俊奏留存中軍中上曰宿衛之帥
朕所選為不可易也存中亦固辭且謂神武諸帥如
韓世忠張俊皆貴擁旌鉞名望至重如臣么麽一旦
位與之抗實不自安不許遣中使宣押乃視事兼提
舉宿衛親兵時中軍卒不滿五千疲癃者居半存中

請拘神武卒借出於外者歸軍中由是軍政寖脩三年嚴州妖賊繆羅據白馬源殺王官存中討平之除帶御器械加保信軍承宣使權發遣鄜延路馬步軍副總管六年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密州觀察使先是張俊視師謀渡淮以圖劉豫倚韓世忠為用世忠圍淮陽從浚乞張俊將趙密為助俊拒之趙鼎語浚曰世忠所欲者趙密爾存中武勇不減於密盍令存中助之浚請於朝故有是命於是存中以八隊萬人趨督府助世忠十月存中與劉猊戰于藕塘大破之猊之初入也淮西宣撫使劉光世欲棄廬州退保

太平賊衆十萬已次濠壽間浚命張俊拒之使存中往泗州與俊合又至泗則光世已舍廬去浚遣人諭之曰一人渡江即斬以狥光世不得已還廬駐兵與存中相應賊先犯定遠縣存中以兵二千襲敗于越家坊既而與猊兵遇藕塘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存中急擊之且使統制吳錫以勁騎五千突其陣陣亂存中鼓大軍乘之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破賊矣賊錯愕駭視前軍統制張宗顔自泗來乘背擊之賊大敗猊以首抵謀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即以數騎遁去餘黨萬人僵立失措存

中躍馬叱之皆怖而降麟在順昌孔彥舟方圍光州
聞之皆拔砦遁去北方大恐所得賊舟數百艘車數
千兩捷聞帝遣中使勞賜謂宰執曰卿輩始知朕得
人也除保成軍節度使殿前都虞候尋兼領馬步帥
存中奏祖宗置三衙鼎列相制今令臣獨總非故事
也不允七年為淮南西路制置使將以撫定酈瓊諸
軍不果行語在王德傳九年還殿前副都指揮使十
年金人叛盟取河南命存中為淮北宣撫副使引兵
至宿州以步軍退屯于泗金人詭令來告敵騎數百
屯栁子鎮存中欲即擊之或以為不可存中不聽留

王滋蕭保以千騎守宿自將五百騎夜襲柳子鎮黎明不見敵而還金人以精兵伏歸路存中知之遂横奔而潰參議官曹勛不知存中存亡以聞朝廷震恐於是有權宜退保之命既而存中自壽春渡淮歸泗人心始安冬引兵還行在十一年兀朮恥順昌之敗復謀來侵詔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於是存中以殿司兵三萬卒戍淮與金人戰于拓皐敗之時張俊為宣撫使存中為副使劉錡為判官王德為都統制田師中張子蓋為統制官金人以拐子馬翼進存中曰敵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操長斧如墻而進諸軍鼓

誤奮擊金人大敗退屯紫金山是役也失將士九百人金人死者以萬計而濠圍猶未解俊與存中錡先議班師會有云濠路已通者俊謂錡曰吾欲與楊太尉耀兵淮上安撫濠梁之民取宣化歸金陵楊太尉則渡瓜州還臨安明日命二帥行諜報金攻濠甚急倉皇復回邀錡會于黃連埠距濠六十里聞城陷矣召存中錡謀之錡謂存中何以處此存中曰戰爾相公與太尉在後存中當居前錡曰本來救濠濠既已失進無所依人懷歸心勝氣已索此危道也不若退師據險俟其去為後圖諸將皆曰善鼎足而營遣人俟敵

曰巳去矣俊自以爲功謂錡毋往命存中與德偕至濠列陣未定煙起城中金人伏騎萬餘分兩翼出存中顧德曰何如德曰德小將焉敢預事存中以策麾軍曰那回諸軍以爲令其走也遂散亂南奔無復紀律金人追殺甚衆後一日韓世忠大軍至巳無及矣存中乃自宣化渡江歸行在加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兼領殿前都指揮使蓋録拓皐之功而揜濠梁之敗也十二年徽宗梓宮攢永固陵命存中都護竣事拜少傅以保傅爲管軍自存中始十四年存中請詣太學謁先聖帝曰學校既興武人亦知崇尚如漢

羽林士皆通孝經況其他乎二十年封恭國公二十八年拜少師恩數視樞密使存中以兄重地皆有統制官獨荊襄無之請于朝於是荊南襄陽初置諸統制存中在殿巖凡二十五載權寵日盛太常寺主簿李浩敕令所刪定官陸游司封員外郎王十朋殿中侍御史陳俊卿相繼以為言三十一年罷為太傅醴泉觀使進封同安郡王賜玉帶朝朔望時金主亮有南侵意存中上備敵十策步帥趙密謀奪存中權因指為喜功生事存中聞之上章乞免密竟代之未幾邊聲日急九月詔存中為御營宿衛使劉汜戰敗于

瓜州命存中往京口爲守江計虞允文自采石來會
存中與之恊力拒敵敵不能濟金主亮死與允文輕
舟渡江以伺敵及金人請和存中奏俟彼得新主之
命無遽許之帝如建康詔存中扈蹕因語宰相曰楊
存中唯命東西忠無與二朕之郭子儀也金使復請和
存中請拘之江口移書審問若能歸我族屬還舊
壤損歲幣復白溝之界以通兄弟之好如是則和議
可從不然請斬其使亟圖恢復會備還以存中爲江
淮荊襄路宣撫使給舍不書黄命遂寢未幾仍奉祠
隆興元年王師潰于符離復起存中爲御營使二年

四百个字

金人再入關議割蜀之和尚原以畀之存中入對曰和尚原隴右之藩要也敵得之則可以睥睨漢川我得之則可以下兵秦雍曩議予金人吳璘力争不從今璘在遠不及知臣若不言非特負陛下亦有媿於璘近者王師盡銳而後得顧毋棄未幾金人復攻淮甸詔存中同都督江淮事湯思退罷升都督陛辭賜坐賜玉鞍勒時諸軍各守分地不相統一存中集諸將調護之於是始更相為援帝親札賜之曰諸帥協和互相策應卿之力也會金兵已深入朝議欲舍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 金兵在楊州或勸存中擊之

存中不敢渡獨臨江固壘以老之金人尋請盟乾道
元年班師加昭慶軍節度使復奉祠時興屯田存中
獻私田在楚州者三萬九千畝二年卒年六十五以
太師致仕追封和王謚武恭高宗追念舊臣為之出
涕賻錢十萬高宗假借諸將眷存中尤深嘗曰朕於
存中撫綏之過於子弟濠廬之役親筆戒之曰若不
便進當行軍法趙密代領殿帥則舉唐崔祐甫奪王
駕鶴兵權事豫戒大臣及竣事又曰楊存中之罷朕
不安寢者三夕存中天資忠孝敢勇大小二百餘
戰身被五十餘創宿衛出入四十年最寡過孝宗以

四百个字

為舊臣尤禮異之常呼郡王而不名父祖及母皆死難存中既顯請于朝宗閔謚忠介震謚忠毅賜廟曰顯忠曰報忠又以家廟祭器為請遂許祭五世前所無也祖母劉流落蜀隴存中日夜禱祠訪問閒關數千里卒迎以歸御軍寬而有紀所用將士專以才勇選不私部曲之舊李顯忠以罪斥存中奏為統制官後為名將嘗以尅敵弓雖勁而蹶張難遂以意創馬皇弩恩巧製工發易中遠人服其精嘗營居鳳山十年而就極山川之勝後獻於朝廷更築室焉又葺園亭于湖山之間高宗為書水月二字所居建閣以

藏御書孝宗題曰風雲慶會之閣子僎工部侍郎倓
簽書樞密院事昭慶軍節度使
郭浩字充道順德軍隴干人父任三班奉職徽宗時
充環慶路第五將部將嘗率百騎抵靈州城下夏人
以千騎追之浩手斬二騎以首還充渭州兵馬都監
從种師道進築葺平砦敵據塞水源以渴我師浩率
精騎數百奪之敵攻石尖山浩冒陣而前流矢中左
脇怒不拔奮力大呼得賊乃已諸軍從之敵遁去由
是知名累遷中州刺史欽宗即位進安州團練使以
种師道薦召對奏言金人暴露日久思歸乞給輕兵

問道馳滑臺時其半度可擊也會和戰異議不能用
帝問西事浩曰臣在任已聞警慮夏人必乘間盜邊
願選將設備已而果攻涇原路取西安州懷德軍紹
聖開拓之地復盡失之种師中制置河東辟以自隨
建炎元年知原州二年金人取長安涇州守臣夏大
節棄城遁郡人亦降浩適夜半至郡所將財二百人
得金人不殺使之還曰為語汝將曰我郭浩也欲戰即
來決戰金人遂引去升本路兵馬鈐轄知涇州權主
管鄜延路經略安撫時二敵交侵鄜延之東皆金人
西北即夏境其屬朝廷者惟保安一軍德靜一砦

浩聞道之德靜置司招收散亡與敵對壘一年敵不
能犯再除涇原路兵馬鈐轄知涇州浩去夏人復来
權帥耿友諒僅以身免一路盡陷張浚為宣撫處置
使以浩為秦鳳路提點刑獄權經略使知秦州時浚
經略陝西有言敵可討者浚意向之諸帥恥於不武
莫敢出言浚檄五路帥悉所部兵會于富平浩獨謂
敵鋒方銳且當分守其地犄角相援俟釁而動浚不聽
師出果敗五路俱陷帥府皆徙置他所浚復以浩舊
官移知鳳翔府寓治寶雞縣又退保和尚原金人抵
原下浩與吳玠隨方捍禦蜀以安全第功遷正任防

樂使紹興元年金人破饒風嶺盜梁洋入鳳州攻和尚原浩與吳璘往援斬獲萬計遷邠州觀察使徙知興元府飢民相聚米倉山為亂浩討平之徙知利州金人以步騎十餘萬破和尚原進窺川口抵殺金平浩與吳玠大破之遷彰武軍承宣使玠按本路提點刑獄宋萬年陰與敵境通利所鞫不同由是與浩意不協朝廷乃徙浩知金州兼永興軍路經略使金州殘弊特甚戶口無幾浩招輯流亡開營田以其規置頒示諸路他軍以匱急仰給朝廷浩獨積贏錢十萬緡以助戶部朝廷嘉之凡有奏請得以直達九年攻金

洋房州節制金人還河南地以浩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充陝西宣諭使知金州樓炤行關中辟浩樞密院都統制節制陝西軍馬十年拜奉國軍節度使五路陷徙知夔州未行移知金州仍永興路經略安撫使節制陝西河東兼措置河東路忠義軍馬十一年金人内侵宣撫使胡世將召浩及吳璘楊政會仙人原授以攻取之策浩遣裨將設伏破之十四年召見拜檢校少保還鎮賜以御府金器繡鞍仍官一子文資賜田五十頃浩辭曰臣父子起身行陣不敢忘本願還文資帝嘉其意別與一子閤職是歲

分利州爲東西兩路以浩爲金房開達州經畧安撫使兼知金州樞密院都統制屯金州仍建帥府十五年卒年五十九贈檢校少師謚恭毅淳熈元年賜立廟金州

楊政字直夫原州臨涇人崇寧三年夏人舉國大入父忠戰歿政甫七歲哀號如成人其母竒之曰孝於親者必忠於君此兒其大吾門乎宣和末應募爲弓箭手靖康初因拒夏人稍知名建炎間從吴玠擊金人九戰九捷累功至武顯郎紹興元年春金人趨和尚原又攻箭筈關政引兵大破之斬千戸一酋長二

遷右武大夫十月金兵大集號十萬自寶雞列柵至原下吳玠與相持累日以政統領將兵迎敵日數十合士卒無不一當百復出奇兵斷其糧道敵少却遁擊之獲萬戶及首領三百餘人甲士八百六十人拜恭州刺史時有嫉政者以母妻尚留北境不宜屬以兵權玠不聽政益感奮二年金合步騎數千柵魚龍川口政帥精兵刼破之升隴州團練使移知方山原軍儲芻穀在其中三月金大軍來攻城且下政擊敗之選知鳳州三年金攻饒風關政從玠戰關下凡六日改明州觀察使四年撤离喝哀精兵十萬欲道仙

人關入蜀至上奢田玠築壘于關外玠曰此地為蜀阨塞當堅守時出奇擊之玠用其言金人變態多端政隨機應之連日百餘戰敵帥督戰益急政命卒以神臂弓射之又選甲士千餘出山谷斷其兵使不得進退又出敵不意夜斫其營敵遂遁去追至河池而還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環慶路經略安撫使五年金人攻淮玠命政帥師乘機牽制至秦州一戰而抜撫定居民秋毫無犯改經略安撫涇原兼帥環慶利路三鎮事叢集剖決無滯母留敵境間遣人省視之母惟勉以忠義九年春和議成始得迎母及兄弟

歸乞祠以便養不許詔封其母感義郡夫人以政爲
熈河蘭鞏路經略安撫使知熈州進武康軍承宣使
十年徙利州又徙興元會金人渝盟政建迎敵之策
兼川陝宣撫副使司都統制政偕統制楊從義刼金
人于鳳翔府城南砦敗之獲戰馬數百母卒起復遂
帥師趣寶雞渭水上以拒敵衝凡大戰七斬獲甚多
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奏鳳翔之捷政奮不顧身功效
顯著拜武當軍節度使十一年秋金將胡盞習不祝
合軍五萬來攻政與吳璘郭浩會于仙人原世將授
以攻取之策政出和尚原浩出商州以爲援璘駐秦

州政引兵夜入隴州界遂趨吳山與金人對壘又敗金萬戶通檢于寶雞時通檢居渭北政欲攻拔其城通檢將精甲萬衆出政帥勇士鏖戰遣裨將突出陣後登山執幟金軍見之大呼曰伏發矣乃驚潰政乘勝掩殺通檢走至城門而橋已絕遂擒之和議成帝召政還軍民詣部使者借留及入見條奏詳明帝善之十三年還鎮加檢校少保賜田五十頃十四年分利州為東西兩路政屯興元府久之拜太尉二十七年卒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謚襄毅政守漢中十八年六堰久壞失灌溉之利政為脩復漢江水決為

害政築長堤捍之凡利於民者不敢以軍旅廢休兵十餘年未嘗升遷將士上下安之故為吳璘裨將及與璘分道建帥執門下之禮益恭世頗賢之

論曰李顯忠生而神奇立功異域父子破家徇國志復中原中罹讒構屢遭廢黜傷哉楊存中出入淮甸無大勝負與兵最久貴寵獨隆然頗能知幾不阽禍敗其亦有天幸者歟郭浩楊政克左右玠璘兄弟保全川蜀數君子皆人所屬倚以成功者柰何撓於和議頻失事機人心沮喪不得如吉甫方叔受祉振旅以成中興之業惜哉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六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七　宋史三百六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王德　王彥　魏勝　張憲

楊再興　牛皐　胡閎休

王德字子華通遠軍熟羊砦人以武勇應募隸熙帥姚古會金人入侵古軍懷澤間遣德諜之斬一酋而還補進武校尉古曰能復往乎德從十六騎徑入隆德府治執僞守姚太師左右驚擾德手殺數十百人衆愕眙莫敢前古械姚獻于朝欽宗問狀姚曰臣就

縛時止見一夜义耳時遂呼德為王夜义建炎元年以勤王師倍道趨闕改隷劉光世平濟南冦李昱池陽冦張遇光世将先鋒討李成德以百騎覘賊至蔡州上蔡驛口橋賊疑為誘騎擁衆欲西德麾騎大呼曰王師大至矣賊駭遁追殺甚衆成奔新息收散卒復戰賊見光世張盖行陳不介冑知為主帥併兵圍之德突圍擁光世還軍遂襲敗李成授武略大夫三年春遷前軍統領屯天長金人攻楊州西軍多潰德趨宣化會叛将張昱張彦圍和州太守張績求援於德德兵傳城下賊不意其至大潰遲明接戰斬昱俘

其兵騎萬數濟自采石光世方謀討苗劉之逆迎至建康謂德曰江都之擾諸軍不戢則盜公可仗義夜涉大江徇國急變遂以軍屬光世會苗劉走閩中詔德追擊隸韓世忠德欲自致功名而世忠必欲德為之使遣親將陳彥章邀德於信州彥章拔佩刀擊德德殺彥章尸諸市德至浦城斬苗瑀擒馬柔吉送行在世忠訟其擅殺下臺獄侍御史趙鼎按德當死帝命特原之編管郴州時光世屯九江得楊惟忠所失空頭黃敕即以便宜復德前軍統制遣平信州妖賊王念經行次饒州會賊劉文舜圍城德引兵赴之文舜

請降德納而誅之自餘不戮一人謂諸校曰念經聞吾宿留必不為備倍道而趨一鼓擒之獻俘于朝詔還舊秩加武顯大夫榮州刺史四年光世鎮京口以德為都統制金兵復南光世將退保丹陽德請以死捍江諸將恃以自彊分軍扼險渡江襲金人收真揚數郡既而又遇敵于楊州北有被重鎧突陣者德馳叱之重鎧者直前刺德德揮刀迎之即墮馬衆褫駭因麾騎乘之所殺萬計紹興元年平秀州水賊邵青初德與戰于崇明沙親執旗麾兵拔柵以入青軍大潰他日餘黨復索戰諜言將用火牛德笑曰是古法

也可一不可再今不知變此成擒耳先命合軍持滿陳始交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衆殲焉青自縛請命德獻俘行在帝召見便殿問勞褒賞特異遷中亮大夫同州觀察使三年光世宣撫江淮當移屯建康命韓世忠代之德從數十騎自京口逆世忠度將及麾下徒步立道左抗言曰擅殺陳彥章王德迎馬頭請死世忠下馬握其手曰知公好漢鄉來纖介不足寘懷乃設酒盡歡而別是冬知鞏州熙河蘭廓路兵馬鈐轄明年春知蘭州徙屯池陽及當塗為行營左護軍前軍統制金兵掠江北破滁州德越江襲奪之追

至桑根擒女真萬戶盧孛一人千戶十餘人五年敗
環慶副總管六年冬劉豫遣麟猊驅鄉兵三十萬分
東西道入寇中外甚恐議欲為保江計殿帥楊沂中
統制張宗顏田師中及德等分兵禦之大敗猊兵于
藕塘猊挺身走麟在順昌聞之亦拔砦遁德追至壽
春弗及獲其糧舟四百艘第功除武康軍承宣使真
拜相州觀察使七年改熙河蘭廓路副總管行營左
護軍都統制駐師合肥會光世罷宣撫詔德盡護其
衆以酈瓊副之瓊與德故等夷耻屈其下率衆叛從
劉豫八年命隸張俊名其軍曰銳勝十年解潁昌圍

俊檄德就取宿州德倍道自壽春馳至蘄縣與敵游
騎遇遂入城偃旗卧鼓騎引去因潛師宿州夜半薄
賊營敵將高統軍詰朝壓汴而陳僞守馬秦同知耶
律溫以三千人阻水邀戰德策馬先濟步騎從之遥
謂賊曰吾與金人大小百戰雖名王貴酋莫不糜碎
爾何爲者賊遂按兵降馬秦耶律溫馳入閉門城守
德至呼秦諭以逆順乃自縋而下德叱其子順先登
秦率溫降遣詣行在德乘勝趨亳州俊會于城父時
叛將酈瓊乇亳聞德至謂三路都統制曰夜乂未易
當也遂遁德入亳州白俊曰今兵威已振請乘破竹

之勢進取東都俊難之乃班師策功第一拜興寧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再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封隴西郡侯十一年金人自合肥入侵游騎及江俊議分軍守南岸徳曰淮者江之蔽也棄淮不守是謂脣亡齒寒也敵數千里遠來餉道決不繼及其未濟急擊之可以奪氣若遲之使稍安則淮非吾有矣俊猶豫未許徳請益堅曰願父子先越江俟和州下然後宣撫北渡俊乃許徳即渡采石俊督軍繼之宿江中徳曰明旦當會食歷陽已而夜拔和州最迎俊入敵退保昭關又擊走之追至柘皋與金人

夾河而軍諸將師皆集惟張俊後至統制田師中欲待之德怒曰事當機會復何待徑上馬兀朮以鐵騎十餘萬夾道而陣德曰賊右陣堅我當先擊之麾軍渡橋首犯其鋒一酋被甲躍馬始出德引弓一發而斃乘勝大呼令萬兵持長斧如牆而進敵大敗退屯紫金山德復尾擊之劉锜謂德曰昔聞公威略如神今果見之請以兄禮事召拜清遠軍節度使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歷浙東福建總管荊南副都統制二十五年卒贈檢校少保再贈少傅二子琪順亦以驍勇聞

王彥字子才上黨人性豪縱喜讀韜略父奇之使詣京師隸弓馬子弟所徽宗臨軒閱試補下班祗應為清河尉從涇原路經略使种師道兩入夏國有戰功金人攻汴京彥慨然棄家赴闕求自試討賊時張所為河北招撫使異其才擢為都統制使率裨將張翼白安民岳飛等十一將部七千人渡河與金人戰敗之復衛州新鄉縣傳檄諸郡金人以為大軍至率數萬衆薄彥壘圍之數匝彥以衆寡不敵潰圍出諸將散歸彥獨保共城西山遣腹心結兩河豪傑圖再舉金人購求彥急彥慮變夜寢屢遷其部曲覺之相率

刺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以示無他意彦益感勵撫愛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兵首領傅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皆附之衆十餘萬綿亘數百里皆受彦約束金人患之召其首領俾以大兵破彦壘首領跪而泣曰王都統砦堅如鐵石未易圖也金人乃間遣勁騎撓彦糧道彦勒兵待之斬獲甚衆益治兵刻日大舉告期於東京留守宗澤澤召彦會議乃將兵萬餘渡河金人以重兵襲其後而不敢擊既至汴京澤大喜令彦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彦即以所部兵馬付留守司量帶親兵趨行在時巳遣

計四百一十个

宇文虛中為祈請使議和彥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河忠義延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大舉北伐言辭憤激大忤時相意遂降旨免對以彥為武翼郎閤門宣賛舍人差充御營平寇統領時范瓊為平寇前將軍彥知瓊有逆節稱疾不就乞致仕許之知樞密院事張浚宣撫川陝奏彥為前軍統制浚與金酋婁宿相持于富平欲大舉初至漢中會諸將議彥獨以為不可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皆未相通若少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閬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幕府不然其

言彦即請為利路鈐轄俄改金均房州安撫使知金州時中原盜賊蠭起加以饑饉無所資食惟蜀富饒巨盜往往窺覬桑仲既陷淮安襄陽乘勢西向均房失守直擣金州白土關衆號三十萬仲彦舊部曲也以申牘請於彦曰仲於公無敢犯願假道入蜀就食耳彦乃遣統領官門立為先鋒擊之賊銳甚立戰死將士失色或請避之彦叱曰樞相張公方有事關陝若仲越金而至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去矣敢言避者斬即勒兵趨長沙平阻水據山設伏以待賊見官軍少蟻附搏戰彦執幟一麾士殊死鬬賊敗走彦休

士進擊追奔至白磧復房州紹興元年九月權京西南路副總管李忠反擾京西遂攻金州諸關賊衆皆河朔人驍果善戰彥與戰不利關陷彥退屯秦郊令將士盡伏山谷間焚秦郊積聚僞若遁者秦郊距郡城二十里路坦夷彥募敢死士易麾幟設奇以待閱再宿賊至秦郊官軍逆戰大敗之追襲至秦嶺遂復乾祐縣以歸忠走降劉豫初桑仲既敗還襄陽乃鳩集散亡陷鄧州凶焰復熾南攻德安西據均陽分衆三道一攻注口關一出馬郎嶺一擣洵陽前軍去金州不三十里彥曰仲以我寡彼衆故分三道以離吾

勢法當先破其堅則脆者自走遣副將焦文通禦注
口自以親兵營馬郎相持一月大戰六日賊大敗仲
爲其下所殺又有王闢董貴祁守中阻兵窺蜀勢雖
不及桑仲然小者猶不減數萬彥悉討平之是冬僞
齊秦鳳經略使郭振以數千騎掠白石鎮彥與關師
古併兵禦之賊大敗獲振復秦州張浚承制以彥節
制商虢陝華州軍馬三年正月兀朮入侵浚召彥與
吳玠劉子羽會于興元撤離曷自上津疾馳不一日
至洵陽統制官郭進死之彥退保石泉縣金人入金
均彥趨西鄉二月金人攻饒風關彥與吳玠禦之不

能却關破彥收餘兵奔達州五月彥遣兵至漢陰縣
與劉豫將周貴戰大敗之復金州浚承制進彥保康
軍承宣使兼宣撫司參議彥不受五年四月差知荊
南府充歸峽荊門公安軍安撫使彥因荊南曠土措
置屯田自蜀買牛千七百頭授官兵耕營田八百五
十頃分給將士有差六年二月知襄陽府京西南路
安撫使彥以岳飛嫌辭浚奏彥為行營前護副軍都
統制督府參謀軍事六月以八字軍萬人赴行在至
鎮江聞母喪上疏乞解官不許詔免喪服趣入對遂
以為浙西淮東沿海制置副使以所部屯通州之料

角七年正月彥因遣將捕亡者於解潛軍中軍士交鬬於市言者論其軍政不肅貶秩二等彥不自安乞終餘服二月復洪州觀察使知邵州彥入辭帝撫勞甚厚曰以卿能牧民故付卿便郡行即召矣九年卒于官年五十彥稱名將當建炎初屢破大敵威聲振河朔時方撓於和議遽召之還又奪其兵柄而使之治郡士議惜之彥事親孝居官廉子弟有戰功不與推賞將死召其弟姪以家財均給之

魏勝字彥威淮陽軍宿遷縣人多智勇善騎射應募為弓箭手徙居山陽紹興三十一年金人將南侵聚

芻糧造器械籍諸路民為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
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
漣水民翕然以聽遂取海州郡守渤海高文富聞勝
起遣兵來捕勝距海州南八十里大伊與金兵遇勝
迎擊走之追至城下衆驚傳水陸悉有兵城中大恐
文富閉門守驅民上城禦之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
煙火為疑兵又遣人向諸城門諭以金人棄信背盟
無名興師本朝寛大愛民之意城上民聞之即開門
勝遣勇銳者登城樓餘自門入莫有禦者獨文富與
其子安仁率牙兵拒守勝整軍與安仁父子戰譙門

內發安仁及州兵千餘擒文富民皆接堵勝權知州
事遣人諭朐山懷仁沭陽東海諸縣皆定乃蠲租稅
釋罪囚發倉庫犒戰士分忠義士為五軍紀律明肅
部分如宿將勝自兼都統制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
近聞之響應旬日得兵數千即具其事報境上帥守
冀給軍裝器甲時帥守雖知金人將渝盟未有發其
端者莫敢以聞左軍統制董成謀出西北取沂州勝
先遣間還知金兵數萬至沂以我軍器甲未備戒成
勿動成不從勝率所部千餘人直入沂州巷戰殺其
守及軍士三千餘衆悉降得器甲數萬金人生兵復

集競登屋擲瓦擊之戍軍幾敗勝欲斬戍以其驍勇釋之金人遣同知海州事蒙恬鎮國以兵萬餘取海州抵州北二十里新橋勝帥兵出迎之設伏于隘陣以待衆殊死戰伏發賊大敗殺鎮國馘千人降三百人軍聲益振山東之民咸欲來附勝傳檄招諭結集以待王師之至沂民壁蒼山者數十萬金人圍之久不下砦首滕戾告急於勝勝提兵往救之陣于山下金人多伏兵勝兵遇伏皆赴砦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殿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勝知其為將也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金陣開復闔戰移時身被數

十槍冒刃出圍金兵追之馬中矢踣步而入砦無敢
當者金人又急攻絶其水砦中食乾糒殺牛馬飲血
勝默禱而雨驟作金人攻益急周山為營勝度其必
復攻海州因間出砦趨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自新
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金分兵四面攻之勝募士登
城以禦矢石如雨者七日金兵死傷多遁去勝嘗出
戰矢中鼻貫齒不能食猶親禦戰勝起義久朝廷尚
未知沿海制置使李寶遣其子公佐由海道覘敵至
州始遣忠義將朱震褚道請行在白勝姓名于執政
始知勝之功焉金主亮舉兵渡淮慮勝躡其後分軍

數萬來攻會李寶帥舟師往膠西破金人舟艦勝遣
人邀之同擊金人于新橋大敗之金兵未退寶知金
舟將遁復以兵登舟備海道金主初命造海艦欲分
軍入蘇杭悉以中原民操舟檝民家送衣裘者相告
語俟王師至即背之及寶舟入島中適北風勁舟不
進有頃反風金人艤舟于岸操舟者望見寶舟譟云
此金國兵也俾皆入舟中舟忽至金人不知寶縱火
焚其舟舟以赤油絹為帆風順火熾操舟者皆登岸
走金兵在舟中者坐以待縛載之檻車悉獲其舟寶
既捷勝亦還州為捍禦計金兵至營于城北砂巷列

陣將攻關門先遣人說勝使降勝開門出諭之曰汝
主叛盟失信無故興兵我朝以仁義之師來復舊疆
汝主渡淮必敗爾等宜早來歸必獲爵賞時金兵已
逼關勝登關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固守勿出戰金
兵攻之踰時乃少遣士出憑險隘擊之金人知不可
攻率軍轉而渡河襲關後勝斂兵入城金兵追將及
勝獨乘馬逐之叱曰魏勝在此聞之皆辟易士卒後
入者不復敢追勝軍已入城金兵徑趨城東欲過砂
堰圍城為營勝先已據堰備之金軍不得過拒戰竟
日終不能近有新募士守河者不知金兵遽過河勝

計四百十八人

恐絶河路亟收軍入城金兵追至東門外黄土坂勝單騎逐之大叱之金兵五百皆望風退勝又追十數里士得入城有不得入者由城南入西門金兵復自西南來襲勝從後叱之金兵駭散手殺數人奏功授閤門祗候差知海州兼山東路忠義軍都統遣其子昌同峒峿山首領張榮持旗榜往結山東忠義金兵自新橋闌子門砂堰之敗殺傷者衆一日黎明乗昏霧四面薄城急攻勝激厲士卒竭力捍禦矢石交下城上鎔金液投火牛金兵不能前多死傷乃拔砦走距海州為長垣包州城于中使不能出及亮死乃解

去勝善用大刀能左右射旗揭曰山東魏勝金人望見即退走勝為旗十數書其姓名密付諸將遇鏖戰即揭之金兵悉避走初勝起義時無州郡糧餉之給無府庫倉廩之儲勝經畫市易課酒榷鹽勸糶豪右環海州度視敵兵攻取處築城浚隍塞關隘在軍未嘗一日懈弛恒如寇至方斜集遠邇犒勞士卒期約有日會金主亮被弒金兵北歸王師亦南還矣初亮聞勝在海州知不可取曰少須他時取之易耳亮既殞勝益得自治軍旅人皆精鋭獲金諜者犒以酒食厚賂遣還有自北方來歸者與之同卧起共飲食示

以不疑周其窶貧使之感激自是山東河北歸附者衆得金人虛實悉以上聞又第其忠義士功能假授官資因李實轉達于朝悉如所請金人遣山東路都統總管以兵十萬攻海州時實帥海舟水陸並進抵城北砂巷勝率衆合實軍大破之斬首不可計堰水為之不流餘悉奔潰勝獨率兵追北二十里至新橋又破之盡獲其鞍馬器甲實亦駐海州為進取計金人復遣五斤太師發諸路兵二十餘萬來攻海州先遣一軍自州西南斷勝軍餉道勝擇勇悍士三千餘騎拒于石闉堰金軍不能進逮夜始還留千人備險

臨金兵十萬來奪勝率衆鏖戰殺數千人餘皆遁去
下令守險勿追報實寶以防海道登舟不復發兵金
兵盛集勝力拒之自旦至暮金兵不能奪勝令步卒
整隊前行自爲殿時百姓以寶既登舟懼金兵大至
皆欲入城統制郭蔚閉城門不納人民牛馬蔽野呼
號動地城中亦懼勝入城諭以賊勢退怯之狀固守
可保無虞乃開門盡納之居無何金兵環城圍數重
勝與郭蔚分兵備禦偃旗仆鼓寂若無人金軍驚疑
數日不敢攻已乃植雲梯置砲石四面合圍負土填
壕勝俟其近城鳴鼓張旗矢石俱發繼以火牛金液

凡三晝夜金兵竟不能近於是罷攻修營壘絕河道謀為固守勝俟其不備掩擊或獨出擾之使不得休息又間夜發兵刼其營或焚其攻具既而金人併力急攻勝告急於李寶寶以聞還報城中已命張子蓋率兵來解圍金人亦知子蓋軍且至已有退意頃之子蓋先帥騎兵至勝出與子蓋議戰事且促其步卒勝出軍城北砂巷與金軍大戰斬首不可計追數十里餘兵皆遁勝與子蓋議進討子蓋曰受詔解圍不知其他遂率軍還城中疑懼欲隨王師出勝親邀於道而諭之至漣水軍與偕還時都督張浚在建康招

勝詢以軍務轉閤門宣贊舍人差充山東路忠義軍都統制兼鎮江府駐劄御前前軍統制仍知海州勝還隆興元年詔以鎮江御前同統制魏全來守海州督府亦遣賈和仲充山東河北路招撫使節制本路軍馬海州駐劄和仲忌勝陰誘忠義軍使不安勝與辨是非和仲又譏勝於都督惑之呼勝至鎮江計事罷其職改京東路馬步軍副總管都督府統制建康府駐劄既而督府知和仲所誣罷之復勝舊職仍遣鎮江御前後軍屯海州代前軍還鎮江勝既還海州鎮撫一方民安其政改忠州刺史海州城西南枕孤

山敵至登山瞰城中虛實立見故西南受敵最劇勝築重城圍山在內寇至則先據之不能害勝嘗自創如意戰車數百兩砲車數十兩車上為獸面木牌大槍數十垂氈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為營掛搭如城壘人馬不能近遇敵又可以禦箭簇列陣則如意車在外以旗蔽障弩車當陣門其上寘床子弩矢大如鑿一矢能射數人發三矢可數百步砲車在陣中施火石砲亦二百步兩陣相近則陣間發弓弩箭砲近陣門則刀斧槍手突出交陣則出騎兵兩翼掩擊得捷拔陣追襲

少却則入陣間稍憩士卒不疲進退俱利伺便出擊
慮有拒遏預為解脫計夜習不使人見以其製上于
朝詔諸軍遵其式造焉二年以議和撤海州戍命勝
知楚州以本州官吏及部兵赴新治詔勝同淮東路
安撫使劉寶知高郵軍劉敏措置盱眙軍楚州一帶
勝專一措置清河口時和議尚未決金兵乘其懈以
舟載器甲糗糧自清河出欲侵邊勝覘知之身帥忠
義士拒于清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
口入淮勝知其謀欲禦之都統制劉寶以方議和不
許金騎軼境勝率諸軍拒於淮陽自卯至申勝忽未

決金軍增生兵來勝與之力戰又遣人告急於寶寶在楚州相距四十里堅謂方講和決無戰事迄不發一兵勝矢盡救不至猶依土阜為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為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年四十五事聞贈保寧軍節度使謚忠壯時淮南未平詔於鎮江府江口鎮立廟賜號褒忠仍俟事定更祠於戰沒處且令有司刻木以斂葬于鎮江官其二子郊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昌承信郎賜銀千兩絹千匹宅一區田百頃其後使者過淮東始得其詳還言于朝以劉寶不出救兵削

兩鎮節鉞沒入家貲貶瓊州死勝所糾集忠義有為賈和仲誘隸別屯及撤戍隔絕者尚五千餘人入京口屯駐前軍郊溹差楊州兵馬鈐轄淳熙十五年孝宗語樞臣曰魏勝之子當與優異又曰人材須用而後見使魏勝不因邊釁何以見其才詔郊溹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

張憲飛愛將也飛破曹成憲與徐慶王貴招降其黨二萬有郝政率衆走沅州首被白布為成報讐號白巾賊憲一鼓擒之飛遣憲復隨州敵將王嵩不戰而遁進兵鄧州距城三十里遇賊兵數萬迎戰與王萬

董先各出騎突擊賊衆大潰遂復鄧州十年金人渝盟入侵憲戰潁昌戰陳州皆大捷復其城兀术頓兵十二萬于臨潁縣楊再興與戰死之憲繼至破其潰兵八千兀术夜遁憲將徐慶李山復捷于臨潁東北破其衆六千獲馬百匹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會秦檜主和命飛班師憲亦還未幾檜與張俊謀殺飛密誘飛部曲以能告飛事者寵以優賞卒無人應聞飛嘗欲斬王貴又杖之誘貴告飛貴不肯曰為大將寧免以賞罰用人苟以為怨將不勝其怨檜俊不能屈俊劫貴以私事貴懼而從時又有王俊者善告訐號

鵰兒以姦貪屢為憲所裁檜使人諭之俊輒從檜俊
謀以憲貴俊皆飛將使其徒自相攻發因及飛父子
庶主上不疑俊自為狀付王俊妄言憲謀還飛兵令
告王貴使貴執憲憲未至俊預為獄以待之屬吏王
應求白張俊以為密院無推勘法俊不聽親行鞫煉
使憲自誣謂得雲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全膚
竟不伏俊手自具獄成告檜械憲至行在下大理寺
檜奏召飛父子證憲事帝曰刑所以止亂勿妄追證
動搖人心檜矯詔召飛父子至万俟卨誣飛使子鵬
孫革致書憲貴令虛申警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規

還飛軍其書皆無有乃妄稱憲貴已焚之矣但以衆證具獄語在飛傳憲坐死籍家貲紹興三十二年追復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閬州觀察使贈寧遠軍承宣使録其家

楊再興賊曹成將也紹興二年岳飛破成入莫邪關第五將韓順夫解鞍脫甲以所虜婦人佐酒再興率衆直入其營官軍却殺順夫又殺飛弟翻成敗再興走躍入澗張憲欲殺之再興曰願執我見岳公遂受縛飛見再興奇其貌釋之曰吾不汝殺汝當以忠義報國再興拜謝飛屯襄陽以圖中原遣再興至西京

長水縣之業陽殺孫都統及統制滿在斬五百餘人
俘将吏百人餘黨犇潰明日再戰于孫洪澗破其衆
二千復長水得糧二萬石以給軍民盡復西京險要
又得偽齊所留馬萬匹芻粟數十萬中原響應復至
蔡州焚賊糧飛敗金人于郾城兀朮怒合龍虎大王
蓋天大王及韓常兵逼之飛遣子雲當敵鏖戰數十
合敵不支再興以單騎入其軍擒兀朮不獲手殺數
百人而還兀朮憤甚併力復來頓兵十二萬于臨潁
再興以三百騎遇敵于小商橋驟與之戰殺二千餘
人及萬戶撒八孛堇千戶百人再興戰死後獲其屍

焚之得箭鏃二升

牛皐字伯遠汝州魯山人初為射士金人入侵皐聚衆與戰屢勝西道總管翟興表補保義郎杜充留守東京皐討劇賊楊進于魯山三戰三捷賊黨奔潰累遷榮州刺史中軍統領金人再攻京西皐十餘戰皆捷加果州團練使京城留守上官悟辟為同統制兼京西南路提點刑獄金人攻江西者自荆門北歸皐潛軍于寶豐之宋村擊敗之轉和州防禦使充五軍都統制又與孛堇戰魯山鄧家橋敗之轉西道招撫使偽齊乞師于金入寇皐設伏要地自屯丹霞以待

敵兵悉衆來伏發俘其酋豪鄭務兒還安州觀察使尋除蔡唐州信陽軍鎮撫使知蔡州遇敵戰輒勝加親衛大夫會岳飛制置江西湖北將由襄漢規中原命皐隸飛軍飛喜甚即辟為唐鄧襄郢州安撫使尋改神武後軍中部統領偽齊使李成合金人入寇破襄陽六郡敵將王嵩在隨州飛遣皐行褁三日糧糧未盡城已拔執嵩斬之得卒五千遂復隨州李成在襄陽飛遣皐以騎兵擊破之復襄陽金人攻淮西飛遣皐渡江自提兵與皐會時偽齊驅甲騎五千薄廬州皐遥謂金將曰牛皐在此爾輩胡為見犯衆皆愕

然不戰而潰飛謂皐曰必追之去而復來無益也皐追擊三十餘里金人相踐及殺死者相半斬其副都統及千戸五人百戸數十人軍聲大振廬州平進中侍大夫從平楊么破之么技窮舉鍾子儀投于水繼乃自仆皐投水擒么飛斬首函送都督行府除武泰軍承宣使改行營護聖中軍統制尋充湖北京西宣撫司左軍統制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金人渝盟飛命皐出師戰汴許間以功最除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成德軍承宣使樞密行府以皐兼提舉一行事務宣撫司罷改鄂州駐劄御前左軍統制升真定

府路馬步軍副統總管轉寧國軍承宣使荆湖南路
馬步軍副總管紹興十七年上巳日都統制田師中
大會諸將皐遇毒歸語所親曰皐年六十一官至
侍從幸不啻足所恨南北通和不以馬革裹屍顧死
牖下耳明日卒或言秦檜使師中毒皐云初檜主和
未幾金渝盟入侵帝手札賜飛從便措置飛乃命皐
及王貴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經略東西京汝
鄭潁陳曹光蔡諸郡又遣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
河東北州縣未幾李寶捷于曹州捷于宛亭捷于渤
海廟董先姚政捷于潁昌劉政捷于中牟張憲復潁

昌淮寧府王貴之将楊成復鄭州張應韓清復西京皐及傅選捷于京西捷于黄河上孟邦傑復永安軍其将楊遇復南城軍又與劉政捷于西京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趙雲李進董榮牛顯張峪等破金人于垣曲又捷于沁水追至孟州之邵原金張太保成太保等以所部降又破金高太尉兵于濟源喬握堅等復趙州李興捷于河南府捷于永安軍梁興在河北取懷衛二州大破兀朮軍斷山東河北金帛馬綱之路金人大擾未幾岳飛還朝下獄死世以為恨云

胡閎休字良弼開封人宣和初入大學時方諱兵閎休著兵書二卷靖康初詔知兵科閎休應試中優等補承信郎金人圍城閎休分地而守二帝詣金營閎休欲結義士刼之何㮚禁止之二帝北遷范瓊散勤王師閎休曰勤王師可進不可退檄令隨軍而無靖康年號閎休得之泣下懷檄而走從辛道宗勤王南渡以忠義進兩官湖湘盜起或曰招之便或曰討之便閎休作致寇禦寇二篇言天地之氣先春後秋招之不伏則討之於是以岳飛為招討使飛辟閎休為主管機宜文字以誅鍾子儀功進成忠郎飛被誣死

計四百个字

閑休發憤杜門佯疾十年卒有勸王忠義集藏于家

孫照德安太守

論曰王德素有威畧蚤隷劉光世審其不可恃晚從張俊竟以功名顯其知所擇哉王彥棄家赴國累破堅敵威振河朔晚奪兵柄使之治郡用違其材惜矣魏勝崛起無甲兵糧餉之資提數千烏合之衆抗金人數十萬之師卒完一州名震當時壯哉然見忌于諸将無援而戰死亦可惜矣張憲等五人皆岳飛部将為敵所畏亦一時之傑也然或以戰没或以憤卒而憲以不證飛獄寃死悲夫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七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百衲本二十四史　宋史　１０４
作者＝（元）脱脱等奉敕修
页数＝１８８
ＳＳ号＝１２４６０４５９
出版日期＝１９３７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